

李坑——田野里的古村落

■江月

这是一个坐落在一片田野里的古村落。一条小河从村头流入，穿村而过，曲曲折折地蜿蜒而去。大概是因为这村子的位置刚好居于农田中间，远看好似农田中间凹进去的一个坑，抑或是该村子的什么地方有一天天然的大坑，而村里的居民又都姓李，于是她的名字就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李坑”了？反正不管咋的，这个村子现在的名字就叫“李坑”。

这个距婺源城只有12公里的李坑村面积不大，就那么一长溜，可她的名气却不小。她是一个以“徽派建筑之大成”而出名的古村落。古村落里所有的建筑又都建在那条穿村而过九曲八弯的河两岸，且河上相隔十几米就有一座桥，一座座用厚木板铺就的桥就像一双双热情的手，牵住了河两岸所有村民的手，也牵住了那一幢幢徽派建筑之大成的古老建筑。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些古老的建筑就这样在尘世的风霜雨雪中稳健地伫立于这片田野的小河畔，宁静安详地在风云跌宕、世事变幻中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不离不弃、矢志不移地与一代代的李坑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地书写着李坑上千年的沧桑，上千年的历史。这也给这田野上的村庄赢来了“远树平林村落，小桥流水人家”这张透着水墨余香的典雅名片。

村落的村口有牌坊、大樟树，河流上还有一座爬满古藤的“中书桥”。这桥，据说便是当年村民送别自己外出经商、求学的家人们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水口”。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村口就是一水流入口的缘故吧。要不，这送君是不是就该送到大路口上了呢？

站在村口眺望，只见河两岸清一色白墙黑瓦的民居上，高高的马头墙昂首挺胸，如屏风般地在座座屋脊上风光至极地挺立着。村里那些虽颜色暗沉、墙皮剥落、柱身爆裂、墙角坍塌却依然透着古色古香之韵味的廊桥、牌楼、文昌阁等建筑，似乎也都不甘人后地向游人陈述着这座村庄充满沧桑的历史，向游人炫耀着这个村庄自宋代以来曾出了18位进士、1位状元的辉煌。

沿着青石板小道一路走去，我们一边品着小桥流水的清韵，一边赏着山野田园风光的雅致，在寻觅中充分地享受着古村落带给自己的那一份隽永、安宁和祥和。“农家客栈”“小桥客栈”“英嫂小吃”“傍溪居”“沁心茶阁”……一家家的客栈、茶楼都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可惜的是，我们的兴趣不在这些被粉饰过的客栈茶楼上，而是在街巷里那些散发着悠悠古韵的古老建筑里那些耐人寻味的古迹、古韵上。

正当我们走得有些疲乏，兴趣也有些杳然地想找地方歇歇时，路角一座上书“大夫第”、石库门枋的古老府第竟突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眼前一亮。正在降温的游兴又在刹那间被重新激起，脚步

便不由自主地朝那古旧的石门迈去。

我们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只见该建筑墙上的碑刻上写着：“大夫第”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是五品直奉大夫李文进的官邸。原来还是座蛮有底蕴的建筑呢！虽然那刻满年轮的灰墙已是斑驳成一片，早已看不出当年的景象了，可那青砖墙和大门上方砖砌的门罩上，黛瓦铺盖的飞檐下、门枋上那些虽也有残破缺损，但依然不失其古典雅致之美，细腻精美的亭台楼阁、飞禽走兽等石雕、砖雕，似乎仍向人们显示着这座府第当年的荣耀与华贵。

走进大夫第，就是一由三方小楼围成的露天天井，空空的天井角上站立着一口大水缸，是专门接那从屋瓦上流下的天落水之用的。这在江南古院落的天井里都可看到。

站在天井里，可以看到这座府第二进二楼阳台那个古典的护栏和两边房间精美的木雕花窗。看来这座府第该是庭院深深的，只可惜里面的门与窗都关着，看不到里面的房屋与建筑。站在天井里望天空，我想，当年这宅子里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寂寞女眷们该是坐在那些护栏、花窗后看天上的云彩，听淅沥的雨声，然后静静地等着自己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的身影出现在天井里的吧？

自“大夫第”出来后，我们一直在溪水潺潺、宅院遍布的河两岸徜徉着。青石板纵横交错地在脚下延伸，我们则在黑白两色的建筑中穿行，在古老斑驳的粉墙前踟蹰，在充满沧桑却无言的小巷中叩访，在那一幢幢古老、残破的房子里，那些虽有些残缺，但雕刻着的花鸟虫鱼、飞禽瑞兽依然栩栩如生的石雕、砖雕、木雕前感受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中午时分，我们才走到那座飞檐翘角、二层亭阁建筑，紧靠河岸，曾经非常庄严肃穆的“申明亭”。这是明朝末年的一座建筑，也是村里当年很有说法的一座执法建筑，可算是明朝基层的一个“法厅”吧。据说也是昔日李坑村民聚会的场所。每月逢朔日、望日（每月初一、十五），宗祠就鸣锣聚众于此，“开庭”审问、惩治那些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真是家家有规矩，村村有法啊！可现在在我眼中：不但当年那极具威严的“申明阁”三字显得有点模糊不清，就连这“申明阁”也成了村里集经商、娱乐为一体的“路廊”。而且周边商店酒肆齐集，商贩的吆喝声、艺人的表演歌唱声充集在小河边这一街角转弯处，让这个角落变得非常热闹，非常现代。更有那客栈、酒肆、茶阁上那串串在风中摇曳、媚人招摇的红灯笼，也让这曾经的“法厅”，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庄严和肃穆。

古老的记忆，曾经的往事，都随着时间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现代的繁华、不可抑止的“文明”正一波波地冲击着日渐衰老的古村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古村落的步履是那么地艰难、那么地滞重……

太阳快要下山时，我们才听着自己踩在曾经印记下李坑多少先人足迹的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无声地走出了古镇，走向了田野……



主办单位：黄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办单位：黄岩区园林管理处

（上接本报2016年4月27日F版）

一门四院士 代代出才俊

■章云龙

在第十届全国青年腐蚀与防护科技论文会开幕式上，柯伟院士说：“我赞成这种说法，对于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来说，最大的动力不是权力和金钱，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求进步而产生的幸福感。至于名声，也许有，也许没有，但这是结果不是目的。”一个科学家的幸福观不能不让我们动容。



李依依院士。

柯伟院士的夫人李依依，冶金与金属材料科学家，是我国低温及核结构材料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大学毕业后，担任新中国第一批高炉女工长，创造了全国中高炉利用系数冠军纪录，荣获1959年全国群英会先进集体。后调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早期在高Mn奥氏体低温钢研究中，做出Fe-Mn-Al系相图与相鉴定方法，发现在低温下存在反铁磁转变，及Fe-Mn合金中e-马氏体形核长大遵循层错重叠及极轴机制，解决了几十年来只有理论推测而未得到实验证实的难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担任中国金属学会和中国材料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委、辽宁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金属材料发明奖和进步奖初审组组长等职务。李院士共研制开发十余种新钢种，承担了中国与英国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重点攻关课题，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等奖项十余次。多年来，李院士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多篇，指导、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四十多名。“天才来自勤奋，自信才能创新。人活着就要使人感到你能为大家做事，是有用的。”这是李依依院士寄语北科大学子的话，也是她科研人生的写照。

王璵长子王秉忱少时深受父亲庚款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吕彦直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建筑师）影响，由此爱上了建筑，他从中学开始就爱好绘画和艺术，父亲的另一位朋友丰子恺先生多有指导。后王秉忱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曾先入物理系，与后来成为核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同班，后因爱好，转入建筑系。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年轻的王秉忱一腔热血，参加义勇军，上松沪战争前线，也曾担任过中央大学建筑系助教及诸多建筑设计。新中国成立后，王秉忱为中国第一届全国建筑学会的理事，被建工部审定为国家一、二级建筑师，成为全国的五大部属设计院之一的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未设总建筑师），担当起筹建中南设计院的许多技术方面的奠基工作。他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歌舞剧院等诸多著名的建筑。2005年由著名建筑家罗哲文作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哲匠录》汇集了我国自秦汉隋唐以来的三百多位中国建筑师的传记，其中也为包括王秉忱在内的六十多位民国以来的近代名建筑师立传。王秉忱妻子章映芬，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后加入纺织大王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的申新纱厂，参加了工业界抗战运动。1939年，在汉口申新纱厂重庆分厂提出并促成了“八小时工作制”，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史上，用人性化的“八小时工作制”取代了“十二小时工作制”的首次尝试，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未完待续）

